



夜不閉戶的濟州

濟州人性格如金蓮菜花般的熾熱。濟州市長在會談期間曾邀請我及部分代表午宴，熱情地為我介紹濟州的風土人情。

他說，濟州島是韓國最大島嶼，位於韓國西南海域，面積一千八百四十五平方公里，人口六十六萬八千，島上氣候宜人，是一座著名的旅遊島，北海岸就是濟州市。

他說，濟州島因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，平均氣溫十六度，全年春意盎然。

二零零七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自然遺產，素有「韓國夏威夷」之稱。

他還說，濟州是「神話之島」，傳說中濟州神仙最多。

其中最著名的三位仙人，他們遇到從東海碧浪國乘木舟而來的三位美麗高貴的公主，她們帶着牛馬和五穀的種子。

三位仙人為公主風采所傾倒，便和這三位公主結了婚，之後就建立村莊，落地生根。

濟州著名的景點「三姓穴」，是這個神話的歷史遺蹟。

濟州水果特別馳名。我們去時，是柑橘豐收的季節，汁多甜美，價廉物美，一盆五個盈滿豐碩柑橘只需一千韓圓(港幣六元六角)。

濟州有「三多」。「三多」指石多、風多、女人多。因為整個濟州就是由於火山爆發造成的，除了濟州石頭、洞窟特別多。

除了柱狀節理帶、萬丈窟、雙龍窟，甚至可以在挾才窟中感受

到什麼叫做「還活着的岩洞」。古濟州人就是在這一片石頭地上白手起家。

如今，散佈島上、或是城邑裡、民俗村裡的石屋草房，可見濟州先民最初的艱難生活。

「風多」與濟州地處颶風帶有關係，就像石多一樣，也說明了濟州生存環境的艱苦。

無論是在濟州市海邊的龍頭岩，還是西歸浦沿岸的獨立岩，都可以體會到斷崖絕壁給人聳拔卓卓的高昂的感覺。

「女多」則是由於古時濟州男人都要出海捕魚謀生，不少人葬身於怒海之中，遇難身亡比例很高，所以從人數上而言，女人多於男人。但更主要原因是生活艱難，女人也要隨男人一起勞動，因此使得女人看起來較多。

朋友說，在牛島、城山日出峰附近，那潛入波濤洶湧大海裡，冒險採捕海鮮的海女，她們可以說是「女多之島」的代表。

聽濟州的文友說，濟州是一個守望相助、夜不閉戶的清平社會，它有「三無」之稱。「三無」是指無小偷、無大門、無乞丐。濟州人自古就生活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，艱苦的生存條件使他們養成了鄰里守望互助的美德，因此沒有人需要靠偷竊、乞討為生，家家戶戶大門常開，不必防備自己的鄰居。

每當主人外出幹活，只在家門口處搭上一根橫木，讓訪客知道家中無人，別無設施。

在濟州話裡，這根橫木被叫做「正欄」。(《韓國行》之六)



被劃清界線

常常覺得自己的身份好奇怪，也惹出一些莫名的煩惱。父親在電影公司工作，我便是電影界家屬了，後來我在報社做娛樂採訪，照理應該是互相有關聯的，甚至互相支持的行業。事實上初期的確如此，兩個行業的確在相互支持着。

到了後期，家父過世，但人情仍在，一再對父親在世的關愛和留下來的友好的人際關係感恩，予我的工作有很大程度的影響！

然而，漸漸，人情開始淡薄，同時那股「狗仔文化」被帶到香港，演藝界被這股「文化」衝擊，大家開始劃清界線，我當然是被劃清的其中之一。不過這種「文化」也不會持久，以為淡化的文化可以令大家關係不再那麼緊張，可是一些不知所謂的人仍堅持着。

記得前兩年，一個國慶宴會，得黃家禧前輩邀請參與，當時很开心，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參加國慶活動了，殊不知主辦方回覆，因為我是娛樂採

訪記者，所以不適合參加演藝界國慶宴會！聽到這樣的回覆，我氣炸了，黃家禧大哥也非常生氣，說我是他邀請的客人，怎麼不能參與，對方才鬆了口。然而那盆冷水已淋在頭上，一頭濕了，還有興趣？算了，從此我也要劃清界線，有人拒我於門外，我不必死要擠進去，做「邊緣人」無所謂吧，反正父親已辭世多年，他不在的確人情也不會在的了！

還好，我的情仍在，我仍然是個有情人，對國家對香港情仍在！這種心態常被別人說我「唔化」，說我都是「一把年紀」了，仍然為這些事耿耿於懷。也是，怎麼總看不開，總覺得虧欠了我，因此會不快樂呀！這又不是，快樂不是那麼複雜，吃兩個美味的生煎包，我也很快樂呀！

父親在世時，我有什麼疑難都找他開解，簡單的快樂是他教我的，可是我只學到他的皮毛，還未學到他的大氣！如今已經沒有了學習的對象，乃一生的遺憾！



這樣的合照頗難得。作者提供



除草劑的官司

美國農業科技公司巨頭孟山都(Monsanto)生產的「Roundup」除草劑被指致癌，現時總共有1.12萬宗牽涉「Roundup」除草劑的法律訴訟，在美國排期審訊，而近日又敗訴了一宗。全是致癌訴訟，提出訴訟者多是直接使用者。

對我們一般非農民及非直接使用者，Roundup也影響我們，因為美國大部分農作物都是用Roundup的。有份帶頭追孟山都不放的環境法務律師及社會運動家Robert F. Kennedy(也是約翰甘迺迪的侄子)，由2016年開始起訴孟山都，於去年首次勝訴。他也是疫苗安全的先鋒及關注者。

美國的慢性病、嬰兒猝死問題愈來愈嚴重，以已發展國家及其投放在醫療的資源來看，完全不成正比。Robert就曾和數個科學家提出，孩子的神經及敏感系統，與環境及人體同時被化學污染有關。環境中的重金屬、化學物，老早就潛入媽媽的身體，於是孩子再有外在過多化學藥物刺激

時，就會有互相牽引的效應，引致現代醫學也處理不到的問題。

接二連三的勝訴，不單讓人對孟山都多點戒心——它們有不少基因改造的產品，法庭也披露了其內部文件，顯示他們一直無主動去確定「Roundup」除草劑是否安全，反而投放大量資金，去攻擊威脅其業務的科學事實，推倒指出「Roundup」有害的科學結論。隨著訴訟勝利，愈來愈多人指出其曾與美國國家環境保護署個別官員有特別關係，令公司獲得「不致癌、安全」的審批。

如果大家對Roundup不熟悉，應該也聽過Agent Orange，亦是其公司的產物。它為美軍在越南戰爭時期，通過除草作戰方案，執行落葉計劃，為對抗在叢林中活動的越共所使用的除草劑暨落葉劑的生產公司，產品可使雙子葉植物樹葉掉落。越南也曾入稟告孟山都，要求賠償給越南人，因為它引致數以百萬計的嬰兒出生缺陷以及癌症。

大家可以上它的網看看其產品，除了除草劑，它還有很多基改農產品，愈看愈令人心驚膽顫。



愛畫烏鴉的兒童

世界各地的兒童節日子似乎各有不同，而剛剛過去的六月一日，也是一個「國際兒童節」，不知閣下對童年的回憶是什麼呢？天命比較印象深刻的童年記憶，是我當時「獨樹一幟」的一次畫作。

許多兒童心理學家，會根據小朋友的畫作(尤其是他在六歲之後所使用的顏色)，從而揣測兒童的性格、心情等。例如，若小朋友大量使用紅色，可能有暴力傾向；若大量使用灰色或棕色，可能反映了他的個性相對倔強或不太適應眼前的生活；若大量使用黑色，則可能是內心相對陰暗或是過度哀傷。

天命在讀小學的時候，老師讓大家畫一幅與小鳥有關的畫，隨後會在學校展出。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小朋友們的各種各樣的鳥類都悉數貼在了畫報板，父母也都被邀請到學校來欣賞小朋友的畫畫天分。

同學們畫的「鳥類」種類繁多，像孔雀、鸚鵡等等，顏色繽紛，各種鮮艷的色塊透露出童真的稚趣。而當我母親看到我的畫作時，既驚訝亦哭笑不得，她當時內心浮現了四個大字——「八大山人」。不知閣下對「八大山人」有所認識嗎？若有的話，你能猜到天命畫的是什麼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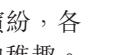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畫了一隻全黑色的烏鴉，老師還把牠貼在中間，在旁邊各種五顏六色的童真小雀襯托下，像眾星拱月一般，突出了中間這隻又大又黑的烏鴉。

天命為何畫烏鴉？其實，作為在屋邨長大的孩子，我幼時經常看到烏鴉：垃圾堆、屋頂……偶然抬頭，牠們就在眼前。加之少年家貧，性格節儉，總覺得用彩色筆畫畫會很浪費，便只用黑色，有一種「免於浪費」的安慰感。所以，天命絕對不是內心黑暗、扭曲，只是稚子「心直筆快」，直接把節儉的性情和生活細節，揮灑在紙上罷了！

我畫了一隻全黑色的烏鴉，老師還把牠貼在中間，在旁邊各種五顏六色的童真小雀襯托下，像眾星拱月一般，突出了中間這隻又大又黑的烏鴉。

天命為何畫烏鴉？其實，作為在屋邨長大的孩子，我幼時經常看到烏鴉：垃圾堆、屋頂……偶然抬頭，牠們就在眼前。加之少年家貧，性格節儉，總覺得用彩色筆畫畫會很浪費，便只用黑色，有一種「免於浪費」的安慰感。所以，天命絕對不是內心黑暗、扭曲，只是稚子「心直筆快」，直接把節儉的性情和生活細節，揮灑在紙上罷了！



綜藝節目的蛻變

數年前坐長途飛機去美國，十多小時困在飛機艙的確悶，於是打開iPad來看看有什麼資訊消息解解悶，結果看到姨甥女下載了韓國攝製的綜藝節目《Running Man》，雖然聽不懂韓語(有中文字幕)，但單看宋智孝、金鐘國、李光洙等人玩遊戲的身體語言，已令筆者笑破肚皮，心情大好了；看這類綜藝節目的好處就是觀眾不用費神地「追看」，仲可輕輕鬆鬆消磨一下時間。

內地攝製的《奔跑吧！兄弟》(跑男)，筆者也是該節目的觀眾之一，最初是因為節目有香港藝人王祖藍，他在綜藝節目中的表現很帶感，而且觀眾看到他與鄧超、李晨、鄭愷等藝人團隊的「友愛」滿滿，令人暖心；不過今年新一季的《跑男》，成員幾乎是「大換血」，換成了宋雨琦、朱亞文、王彥霖等藝人，不少觀眾觀看時對節目若有「所失」。然而內地演藝圈的朋友卻大力向筆者推薦一定要看「環保」為主題這一集，因為公益性和能引人深思反省的社會議題，在此類綜藝節目中所見不多。

這位擅長於影視作品的監製朋友，似有感而發地說：「環保對內地社會真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，今次節目導演能在遊戲方式的環節中，用深入淺出帶出教育意義的環保議題，的確有震撼力。不再只是綜藝節目效果，讓觀眾在看綜藝節目的時候，對社會議題也有更多正確的關心和了解，這都是身為公眾媒體應該傳遞教導的模範。」

看電視節目，筆者覺得評論不是「一味」地評論「人」，不要再糾結於是不是「原班人馬」的問題，給予新人更多機會和信任吧！一個節目如果能傳遞給整個社會正確的觀念，是最珍貴，值得大家點讚。如環保問題，雖然改變不了太多周圍的人，但最起码自己能堅持。

東山島的浪花

東山島在我的想像中：湛藍海水、細白沙灘，再加上心曠神怡的海風。上網搜索的東山島隸屬於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，是福建省第二大島，中國第七大天然島嶼，位於廈門和廣東汕頭之間。東瀕台灣海峽，西臨紹安灣，是福建省沿海最美麗的海灘。因形似蝴蝶亦名蝶島。這裡的海蔚藍廣闊，海灣遼闊，平緩的海灘沙質細膩，綠樹成蔭。以四季怡人的氣候成為國際著名度假海島。

度假兼觀光時，風景區是遊客主要的目的地，早在明代張岱的《夜航船·荒唐部》裡就記載「漳州鶴鳴山上，有石高五丈，圍一十八丈，天生大盤石閣之，風來則動，名風動石。」說的風動石是遊客非看不可的景點。而單是風動石景區有三個主要看點：「一石一廟一城」。

歷經千年風雨懸而不倒的風動石奇甲天下，重約200噸，狀似玉兔蹲伏，底部接觸大石只有數寸，風吹過便搖搖欲墜，晃動的巨石在風中保持它永遠的定力，屬東山島標誌性景點。到風景區的打卡點尚有與山西運城關帝廟、河南洛陽關帝廟、湖北當陽關帝廟並稱為中國四大關帝廟的銅陵關帝廟，建於1389年的關帝廟又名武聖廟，玲瓏雅致，門面不大而氣勢非凡，石雕雕刻各種民間藝術精雕細鑲融於一體，是台灣眾多關帝廟的香緣祖廟，至今香火旺盛，每年關帝文化節是當地最盛大的節日。東山島古稱銅山，現仍存始建於明代的銅山古城，為福建沿海重要的軍事防禦要地。為了到東山島，搜尋資料才認識的「學貫古今」、「節義千秋」的民族英雄黃道周故居及讀書處也在此風景區裡。

幻想一下車便相遇的藍天碧海白沙綠林沒有出現，迎面而來的三層樓花園式建築是一棟米黃色小瓷磚圍牆、綠色琉璃瓦屋頂的「寡婦村展覽館」。著名詩人賀敬之題寫的六個鎔金大字叫來訪的客人愕然「寡婦村」？展覽館寬敞明亮的序廳正中央，黑色花崗岩上刻着序言：「一場人間浩劫，製造了寡婦村的悲劇典型，這是世上罕見的情感

重創，深深烙進了幾代人的心靈。」

到東山之前，聽說青春偶像劇《左耳》特地到這裡取景，也讀了《左耳》動人的台詞和對白。「我錯過了萬千景象，幸好沒錯過她的盛放。」[如流星劃過夜空，縱前後都空虛，也曾有一瞬烈烈綻放的美麗。][「她的青春真實而直接，堅定而無悔。」「遺憾是最絕望的領悟，落寞是最疼痛的守望。」「錯失了很多，卻總有溫暖等待。」

站在東山寡婦村展覽館裡，館長黃鎮國說的溫暖等待的故事中的內容卻是「遺憾、絕望、落寞、疼痛、悲悽」。1950年5月10日，國民黨軍隊撤出大陸時，為抓丁充軍，從東山島的銅鉢村擄走147名青壯年男性，僅有200多戶的安靜小漁村，留下了91個已婚婦女守活寡。一夜之間，骨肉慘遭分離，村裡只剩老人、婦女和兒童，銅鉢村成了「寡婦村」。

1963年，第一封台灣來信輾轉來到銅鉢村，給寡婦村帶來新的希望。長期義務為寡婦們代筆的黃鎮國說他寫了至少800多封家書，獲得人稱「海峽鴻雁」的外號。東山和台灣距離很近，東邊到澎湖列島98海里，到高雄110海里，然而，一封信要到台灣，卻得曲折繞道才能通關。費盡周折的兩岸通信途徑是：台灣來信先寄到新加坡、泰國或美國，當地親友收信後，通過民間批信局將信件整合一批，由客船寄到汕頭等口岸送到東山，再由當地民間批信局的工作人員到銅鉢村，一家一家分發。寡婦的信由黃鎮國代筆，寫好的書信同樣要走遠路，先寄到東南亞鄉親家裡，換一個新信封，再轉寄台灣。

每一封信都要中轉，都需多走幾倍距離的路程，最快三個月，慢的要半年才能夠送達親人手裡，海外來人聽得眼淚抑止不住掉下來。每年清明節，海灘上成群結隊的婦女，不知親人生死，只能遙對海峽對岸燒香焚紙，對團圓的渴望成為寡婦村唯一的期盼。

展覽館通過實物、書信、模型、音像和圖文，展示着當年海峽兩岸親人分離的心酸苦痛。黃鎮國指着一個鋤頭說：「早年喪夫的林劉口奶奶，獨自養大四個兒子，突然遇到抓丁，三個兒子都被抓走，唯一倖免的是當時年齡太小的四子。大兒子在離別前要求母親為他們三個兄弟買隻鋤頭，以便在船上喝水用。林

奶沒錢，回家向村裡的小店賒來一個鋤頭，當母親捧着鋤頭匆匆趕到海邊，三個兒子已被押上兵艦去了。」此時此刻展示在眼前的「母愛的鋤頭」，讓人哀傷嘆息。

身懷六甲的吳阿銀，丈夫被抓走了。兩個女兒大的5歲，細的2歲，生下老三是個兒子，然而，也許是懷胎時長期憂鬱傷心，兒子出生18天後不幸夭折。27歲的吳阿銀從此沉默寡言，成天流着眼淚推磨和杵臼，日夜勞作到天亮。「就是這一副。」黃鎮國指着展覽館裡擺放的充滿了悲愁苦痛痕跡的石磨和石臼。

在二樓展覽廳還有「虛設的碗筷」，沈錦菊自從丈夫被抓走後，每年除夕、中秋節，都在飯桌上給遠在台灣的丈夫擺好一副碗筷。期待丈夫什麼時候回來一起吃團圓飯。長年累月苦等的日子裡留下來的還有：「等了38年的鞋」、「金戒指」、「網襪與歌冊」、「泣血的洞庭湖簫」……皆是撕心裂肺悲愴酸澹的滄桑證物。

1987年台灣老兵上街遊行，一名老兵掛了個「想家」的牌子，對提問的記者說：「我離家快40年了，我不願意死在外面，我想回家！」當年11月，台灣當局決定開放台胞赴大陸探親，12月10日，8名當年的「壯丁」回到久別的家鄉。其中黃鎮奇返台時帶去100多封家信。早在1984年，在台的吳三成從親友處得知妻子仍在銅鉢村苦等他回去，決定設法返鄉，沒想到意外受傷，臨終前交代一位同鄉把他的骨灰帶回銅鉢村。妻子潘多治日思夜想的重聚畫面，竟然是迎來丈夫的骨灰，哀愁的老奶奶每天都到墳前大哭。

玉花奶奶苦等數十年，不幸溺水身亡，大家擔心林實座老先生受不了打擊，不敢實言相告，1990年春天，70歲的林實座回到家鄉，與沖沖喊着分別40多年的妻子玉花，沒人回應，問清楚後，林實座癱倒在地。

展覽館出來後，車子朝海灘開去，佇在雪白沙灘，看着大海掀起千重浪，海浪講述着不同的故事，左耳的海柔情似水，寡婦村的浪洶湧澎湃。回想寡婦村展覽館的結束語「從來家與國，命運總相依」，東山島乍起乍落的浪花，每一朵都在深深期盼「不許悲劇再延續，祖國一定要統一。」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第六代國王死後，三個兒子各據一方，自立為王。為了較量各自的實力，不惜耗費重金，修建了各自的杜巴廣場(王宮廣場)。尼泊爾信奉印度教的大約有90%，每個杜巴廣場上，最多的建築就是各類神廟。土木結構的建築，層層疊疊，繁密而精緻。三百多年的煙火熏燎和不斷修繕，自然而然的歲月包漿，給這些神廟蒙上了濃厚的神秘氣息。

杜巴廣場也是當地最熱鬧的集市。顏色艷麗的衣服、頭巾、絲織品，還有水果、佛珠、菩提子手鏈，各色手工藝品，不僅在店舖裡擺賣，也跟著穿梭在人群中四處兜售的小販，四下裡流動。衣着鮮橙色袈裟的僧侶，托着鉢盂，或者在人群中靜靜地佇立，或者盤腿席地而坐，冥想。紛亂和虔誠，寧靜與流動，雜糅混處，自然而和諧。相較於濃烈的宗教人文景觀，我更喜歡尼泊爾的自然之美。博卡拉便是尼泊爾自然之美凝結而成的一塊玉璞。

博卡拉距離加德滿都只有200公里。這一段路其實是在太糟糕了。用當地人的話說，其他國家用來修路的錢，有8成用在築路上，2成可能會被貪婪的人瓜分，尼泊爾恰恰相反。用來修路的錢，8成進了貪官的口袋，只有2成用來修路。我還記得，搭乘的是一輛從加德滿都到博卡拉的中巴車，200公里的路程走了7個多小時。顛簸不堪的路面，讓我的膝蓋一次又一次撞上前排座位的靠背。還沒有到博卡拉，膝蓋早已腫脹青紫。不過，這一趟趨路之旅還是很值得。博卡拉有

三寶：費瓦湖、安娜普納山脈、魚尾峰。我最屬意的，是在費瓦湖上眺望魚尾峰。

博卡拉地處喜馬拉雅山谷，終年積雪不化的安娜普納山脈，形如魚尾的神山魚尾峰，終年積雪皚皚，映襯着澄淨的費瓦湖，讓人心生搖曳之感。我去的時候，正好是秋天。博卡拉陽光明媚，熱而不烈。所住的魚尾酒店，100美元一晚。魚尾酒店就在費瓦湖半島上，進出都需要搭乘四方形的擺渡船。建在叢林之中的酒店，美而溫馨。繁盛的花枝，看似隨意卻處處匠心。最妙的地方，便是無論哪個位置的房間陽台上，都可以看到海拔約7,000米的魚尾峰上晶瑩的積雪。坐在酒店的餐廳裡，費瓦湖一覽無餘。碧空如洗，湖水靛藍。雪山和雲朵的倒影，在小船划開的漣漪裡，一波一波蕩漾開來，捧在手上的書，讀着讀着就忘記了段落。

還記得，有一天起了個大早，去對面山上看魚尾峰的日出。金色的陽光，穿透雲朵照射在鏡面一樣的山峰上，異常的瑰麗。那一刻，擠在我身邊的一群白衣修女，不約而同地忘記了矜持，歡呼着跳了起來，驚得我緊抓着觀景台上的木柵欄，出了一手心的汗。

尼泊爾博卡拉費瓦湖上，遠處就是美麗的雪山魚尾峰。作者提供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窮而美的尼泊爾



尼泊爾博卡拉費瓦湖上，遠處就是美麗的雪山魚尾峰。作者提供

